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

全球失序管治系列讨论文章第 6 篇

南亚地区的大国对抗 争锋

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

Tanvi Madan
2021 年 10 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成员制组织、智库与出版商，致力于面向其成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媒体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民间与宗教领袖以及其他有志公民提供资源，帮助其深入了解世界，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面临的外交政策抉择。CFR 成立于 1921 年，通过保持成员多样化履行自身使命，涵盖特色项目，促进下一代外交政策领袖培养兴趣，发展专业知识；在纽约总部、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城市召开会议，云集政府高层官员、国会议员、全球领袖和杰出思想家，与 CFR 成员共同探讨辩论重大国际议题；扶持促进独立研究的研究项目，支持 CFR 学者撰写文章、报告和书籍，并举办圆桌会议，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详实具体地建议献策；刊行国际事务与美国外交政策权威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赞助独立课题研究组撰写报告，围绕重大外交政策议题，呈现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并通过委员会网站 CFR.org，提供有关世界大事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新资讯与精要分析。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政策问题上无体制立场，亦不隶属于美国政府。其出版物和网站上发表的所有观点均由作者自行负责。

如欲了解 CFR 或本文相关详情，请致函以下地址：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East 68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65，或通过 212.434.9888 致电传播办公室。访问 CFR 官方网站 CFR.org。

版权所有 © 202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美国著作权法》第 107 和 108 条（《美国法典》第 17 卷第 107 和 108 条）允许的复制以及公共媒体评论文章节选除外。

本讨论文章在纽约卡内基公司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的资助下撰写。作者对文中陈述的内容和表达的观点负有完全责任。

引言

在冷战期间，南亚基本上被视为外围战区。美苏争霸影响了南亚诸国，左右了它们的选择，但着眼全局，南亚次大陆本身不是超级大国的主要竞演场，甚至称不上次要。直到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一时间南亚才成了冷战的焦点。¹

今时今日，局面已大不相同。南亚已经卷入大国争锋，浮沉其间，而这种态势只会渐趋激烈。值得瞩目的是，南亚是其中一盘争锋大棋——中印之争——的主要战场。此外，有望决定未来时代走向的全球重磅争霸战——中美争锋——其中一方正是南亚邻邦。而中国在南亚国家和印度洋地区的全盘存在感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风险与机遇双面着眼，中印和中美之争恐将成为影响南亚的最大因素。其他大国顾及到在南亚已有的战略或经济权益，亦或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对中国日渐影响深远、动作活跃的担忧，也将扮演不同的角色。日本、俄罗斯和欧盟（以及个别欧洲国家，如英法）都在这些大国之列。

尽管东亚和西太平洋仍是中美争锋的主战场，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今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也将成为大国争锋的重要舞台。各大国将在保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争夺上风。南亚小国将争相行使自主权，一面倚借大国锋芒，一面规避刀兵伤害。这两方动力将共同塑造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此后，南亚态势将反向牵动全球大国争锋战局，从而影响国际秩序。中印之争的走向将左右南亚均势的定局。但争锋也会左右各国的竞合抉择，左右它们是否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与其他大国合作，包括在国际机构或基于利益的联盟中合作。

中印之争

南亚是中印之争这盘争锋大棋的主要战场。对印争锋促使中国渗透南亚其他国家，尤其深化了与巴基斯坦的密切伙伴关系。与华之争也是印度联合美国及其诸多盟友伙伴的重要动机。这两方动向——中国建立南亚伙伴关系，印度与其他大国走向同一阵营——进一步助长了中印之争。而这又将广泛影响区域和全球秩序。

中印之争渊源深，维度广。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在多个领域中（地缘政治、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和软实力），争锋都在上演。²

许多双边分歧长期存在。最严峻的是边界争端。这两个核大国邻接全世界最长的未划定边界，领土主张彼此冲突，包括印度对边界西段的领土主张（对中国掌控的阿克赛钦）以及中国对东段的主张（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边界争端引发了 1962 年中印战争，最终印度战败，两国关系也遗留下至今仍未克服的历史包袱。争端也导致了接连不断的小规模冲突。

边界争端仍是最有可能触发军事对抗的根源之一。经过大约三十年的相对平静期，自 2013 年以来，争端一再爆发。重大军事对峙至少发生过四次，包括 2017 年在不丹-中国-印度三国交界处，以及 2020 至 2021 年涉及多地，主要是在拉达克。³这些对峙都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而且是在双方升级边境基础设施，使争议地区更易进入的背景下发生的。

眼下正在上演的边界危机在 2020 年 5 月显露，到 6 月演化出致命后果，这是几十年来中印间最严峻的对峙。印方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试图改变边界多处的现状——无论是通过长期驻军，还是阻碍印方在主张冲突的区域巡逻——这是危机的起因。中方辩称，印度在分隔两军的实际控制线 (LAC) 印方一侧建设基础设施，才改变了现状。⁴这场危机比习近平时代的其他事件迁延更久，牵涉区域更广，攻击性更强、部署规模更大，也是四十五年来边界敌对行动中的首次死亡事件。随后，2020 年秋季的开火事件（在印军试图抵消中国利得和解放军回应的过程中）也是数十年来边界首次响彻的已知枪声。⁵

部分原因在于中印已经跨越临界点，当前危机是两国关系的一道分水岭。⁶危机也证明了，中印两国为管控争端、避免矛盾升级而制定的一套边界协议规范不够充分、施行不力或是已经失灵。⁷而且，这场危机也凸显出，对于边界区段的归属，哪些已尘埃落定、哪些仍悬而未决，双方的理解存在不稳定分歧。⁸最后，印度对中国政府今后遵守双边协议的信任度降低，尤其忧虑领土遭到蚕食（即中国伺机逐步控制争议地区，并向印度展示既成事实）。这些忧虑恐将致使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落入印巴边境的窠臼，前沿集聚部署武装力量，边界趋于军事化，紧张局面一触即发。

中印紧张关系的另一个源头是西藏问题。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怀疑印度对西藏包藏祸心，继 1959 年达赖喇嘛携一股藏人逃往印度后，疑心种子愈加深种。深重疑心加之对美印勾结的顾虑，影响了中国在 1962 年战前的盘算。⁹面对印度收容流亡藏人，容许达赖喇嘛及设在印度达兰萨拉 (Dharamshala) 的西藏流亡政府继续活动，中国始终隅目而视——尽管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对流亡头目立足印度从事的活动施以限制。在当前危机中，中国似乎不满印方宣传在边界部署特种边境部队，该部队由藏人士兵组成，是 1962 年战后在美国援助下组建的。¹⁰中国也反对美国官方与流亡印度的藏人头目往来——此类会面往往是在印度政府的默许下实现的。¹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今年已届 86 岁高龄，随着继任问题搬上台面，中印间的西藏分歧恐将愈发尖锐。印度不支持达赖转世需经中国同意的说法，也不接受中国否认他国角色的主张。

¹²

另一方面，印度也抗议中国不愿承认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简称 J&K，现分割为拉达克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两个中央直辖区）是印度的一部分。例如，2009 年，中国没有为来自查谟和

克什米尔邦以及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护照持有者盖章签证，而是单独下发另纸签证。¹³似乎是为了回应，印度自 2010 年以来，尽管仍不承认台湾地区是一个国家，却也再未公开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印度强化了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安全和经济纽带，而印度公众对台湾地区的认知也有加深，台湾地区的疫情应对和外交举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这让中国感到懊恼。）¹⁴

另一个紧张点在于从中国流向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雅鲁藏布江。印度忧心的问题包括中国建设大坝、河流改道可能性、以及对河流使用权的侵蚀。此外，中方在洞朗事件期间暂停共享水文数据的做法令人不安，表明中国有意利用上游地位，影响印度的未来动作。¹⁵有人认为这会演变为更严峻的争端，甚至诱发冲突，尤其是在河流改道的情况下；不过，也有人就地缘政治和科学依据原因对其持怀疑态度。¹⁶

随着中印经济关系加强，双边摩擦也在增多。印度的担忧涉及到贸易逆差（对华贸易逆差占印度总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至一半）、互惠不足（尤以市场准入为甚）、知识产权窃取、收集和使用印度人数据、中方左右在印经营的中国企业、供应链脆弱性，以及出于战略和政治目的施加经济胁迫的隐患。¹⁷对华经贸关系失衡是 2019 年印度拒绝加入背靠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一大原因。¹⁸中方则抱怨中国企业在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市场准入限制重重。

中印双边分歧是最有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诱因，但地区分歧也是气氛的破坏剂。印度尤其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长期战略关系嗤之以鼻，中巴关系近年来深化扩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巴经济走廊 (CPEC)。¹⁹印度认为，中国正在提升巴基斯坦的常规军事、导弹与核能力，并在联合国安理会、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等国际机构中为巴基斯坦提供掩护或支持。²⁰

除巴基斯坦外，印度还警惕留意中国与其他邻国（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增进外交、政治、经济和防务关系。中国倡导“一带一路” (BRI) 是这些纽带得以巩固的原因之一。正如学者 Constantino Xavier 所指，印度独霸四邻后，如今不得不对一个竞争日盛的空间。²¹政策制定者们纷纷感到，中国对印度陆海邻国的影响力正在危及印度利益——中国不尊重印度在区域内的敏感性，不仅为印度邻国开拓同样的争霸空间，还积极予以鼓励。

出于这些担忧，加之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项目位于印度宣称领土之上，印度反对“一带一路”。²²印度拒绝了 2017 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邀请，强调互联互通项目应建立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协商、善治、透明、生存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应加剧债务负担或战略竞争——暗示“一带一路”并不符合这些标准。²³

中国涉水印度洋加重了印度的焦虑。印度担心，中国单方面企图改变其他地区的现状——如中国南海和东海，以及中国与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表明了中国在海上也不会遵守规则。²⁴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们担心中国的行动保证并不可靠，例如，他们指出中国的海外基地和驻军部署与此前所言相悖。²⁵这促使印度愿意单独行动，或与美、澳、法、日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如印度海军参谋长所言，保障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稳定”、“航行自由”和“基于规则的秩序”。²⁶

印度与这些同路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在中国眼中是一种挑战。中国尤其直言不讳地反对美澳印日四边机制和四国提出的“印太”概念。继 2018 年驳斥这些倡议后，近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断言，它们代表着“巨大的潜在安全风险”，预示着“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将“挑起不同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对抗，……引发地缘政治争霸”。²⁷

紧张局势的背后是中印的区域愿景分歧。分析人士 Yun Sun 指出，“中国对亚洲的愿景是严格的等级分立——中国居于顶端——[它]不认为印度是平等的”。²⁸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S.Jaishankar) 明确表示，“多极世界必须以多极亚洲为基础”。²⁹印度还认为美国等非亚洲国家可以在亚洲发挥影响，而中国则表达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倾向。³⁰

中印的观点和方法差异在全球舞台上也十分显著，过去两国曾在这里达成过共识。印度认为中国抵制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和核供应国集团，反映出中国谋求限制印度空间，阻止印度崛

起。中国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印度已做出反应，联手志同道合的伙伴，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³¹

还有一个领域也是摩擦之源：印度人看到并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比，这对中国而言是个敏感话题。印度的一些“中国通”逐渐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问题的一环，因为中国起初对新冠疫情缺乏透明度，随后将自身成功对比某些民主国家在抗疫中的不足，并乐于把中国制度（和工具）作为一种模式宣传。而印度也想把自己的民主制度描摹成比中国更透明更可靠，从而在战略和经济层面上获益——这种做法令中国恼火。³²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削弱民主国家，尤其是印度作为有效替代者或提供者的想法。这场全球卫生危机非但没有成为合作良机，反而加剧了中印争锋，让人们透过竞争的滤镜来看待抗疫和恢复工作。最近，在印度经历致命的第二波疫情期间，中国确实伸出了援手，就像印度在疫情之初援助中国一样。不过，这一貌似合作的举动却因重重担忧而陷入困境：担忧中国暂停货运航班并将商业物资伪装成援助，中国供应商提高基本物资的价格，中国国有媒体和社交媒体强调印度的缺点，以及有关印度是否会接纳中国援手的问题。³³

中美之争

尽管中印争锋将成为对南亚影响最大的大国之争，但中美争锋也不无影响。随着争锋加剧，中国和美国已经透过更厚的竞争滤镜来看待南亚。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双方均认为对方对南亚无益甚至有害。

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印之争会破坏稳定，但另一方面，这又为美印密切伙伴关系大开方便之门。这在对华争锋的背景下大有用武之地，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把印度设想为中国身旁的地缘政治抗衡、经济替代或民主对比榜样。这种观点促使美国前几届政府认定，印度崛起符合美国利益，值得支持。

在印度眼中，美国对于印度对华战略至关重要。其对华方针包括合作、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项项都涉及到美国的角色。印度发现，美印关系有时会促使中国与印度互动，中国由于担心美国召集反制联盟，反而更重视印度，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重视印度。美国还直接和间接地扶持提高了印度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实力。而且，美国是印度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有助于维持南亚的有利均势。

因此，中美之争和中印之争为深化美印关系铺平了道路，其动力来自美印对中国崛起表现的共同顾虑。过去十五年间，美印密切关系在防务安全领域尤其凸显，近期表现包括 2021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 到访印度，以及 2021 年 5 月印度外长到访华盛顿。一系列的协议、定期对话和军事演习，乃至印度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共同促进了两国合作、军事互操作性和情报共享等成为常态。美印合作领域还拓展至第三国、其他伙伴（例如：依托美印日三边关系、四边机制以及一次性合作，如美印日菲联合舰队航行中国南海）以及区域和国际机构。³⁴

美国还与印度合力——有时也与英法等国合作——克服国际机构内的中国阻力。这让印度受益颇多：获得核供应国集团豁免，为印度进口某些技术和设备打开了大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巴基斯坦列入灰名单，要求其采取行动，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联合国 1267 委员会认定巴基斯坦基地恐怖分子袭击印度；以及阻止中巴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克什米尔问题。³⁵

美国对中巴伙伴关系的看法复杂多面。通过向巴提供美国之外的选择，中国减弱了美国对巴影响力，使巴基斯坦领导人不愿如美国心意而动，特别是在反恐行动中。例如，中国愿意利用其对巴影响力，遏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活动，但不愿遏制哈卡尼网络或虔诚军的活动。³⁶不过，有时美国发现，如果中国的对巴影响与美国利益吻合，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在阿富汗问题或印巴危机管控当中。

不过，中美争锋加剧会改变美国的看法。例如，美国最初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态度较为乐观，希望它能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减少巴基斯坦对美国的要求，并激励中国在巴寻求稳定和安全。然而，近年来，美国官员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质疑其代价、对巴基斯坦债务负担的影响、缺乏透明度以及对就业的影响。³⁷

经过对华争锋，美国对南亚小国的看法也有所转变。³⁸首先，中美之争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置于更强烈的聚光灯下，因为这里成为了中国增进活动、势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舞台。事实上，中国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施建港口项目，促使了美国透过竞争滤镜审视“一带一路”。³⁹

美国在南亚尤其是印度洋地区紧盯中国，导致南亚小国的关注度升高。2018 至 2019 年间，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五个月时间里，先后接待了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外长，此后又于 2020 年与他们讨论了新冠疫情态势。⁴⁰同样在 2020 年，美国与马尔代夫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Mark Esper) 也与孟加拉国总理谢

赫·哈西娜 (Sheikh Hasina) 进行了交谈。⁴¹蓬佩奥到访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宣布了马尔代夫设立新使馆的计划），时任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 (Stephen Biegun) 则访问孟加拉国。比根的继任者温迪·谢尔曼 (Wendy Sherman) 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会议间隙，与各南亚小国进行了磋商。跟随关注到来的是美国增加安全援助，协助应对疫情，以及提供发展援助。⁴²

中美乃至中印争锋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好处，让它们有能力在两棵大树下反复横跳，收获最大的利益和战略空间。部分南亚小国政府（如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还看到了一个好处：大国争锋让美国不像从前一样，担忧南亚的国内政治发展会阻碍美国与它们往来。

美国对中国活动的关切——与印度的重重忧虑相合——也为美印在南亚深化磋商、协调和合作打开了大门。印度历来不喜欢外来者在它自认的后院活动。但是，正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随着中国在南亚日益活跃，如果美日多多涉足南亚能带来额外资源，并提供中国道路的替代方案，那么印度就会更乐意接受甚至欢迎这些来客。这在印度对美国-马尔代夫防务协议和日本-马尔代夫海岸警卫队协议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种态度也为美印在南亚的合作（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国在尼泊尔的合作）或协调（如应对疫情）开启了可能之门。⁴³

虽然中美争锋的主要战场仍在东亚和西太平洋，但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尤其是美印关系——视为其在南亚的一重挑战。中国认为，美国在南亚的动作，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大中强国联合，大多会使局势和中国利益复杂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回应，中国应该对印度展现更温和的态度，以免中印紧张关系将印度进一步推向美国。不过也有人断言，印度已经与美国结盟，串通一气，这不应该妨碍中国对印度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实际上这应该是强硬的一个理由。⁴⁴

中国分析人士常在公开场合强调，介入南亚的美国完全是负面势力。他们甚至向印度相关方暗示，美国是中印问题的源头或煽动者。⁴⁵在中国眼中，美国是南亚的问题制造机，但也有一些例外，两国在应对危机时甚至进行过合作或协商。不过，中美争锋日益加剧，也会改变这种动向。

其他大国扮演的角色

尽管中印和中美争锋对南亚影响最大，但其他大国也并非无所作为。它们在南亚各有利益，但它们与美、中、印的关系也影响着各自扮演的角色。

俄罗斯

多重因素影响着俄罗斯涉足南亚：对阿富汗发展的关注、与印度的伙伴关系、与中国的结盟，以及与美国的争锋。

印俄伙伴关系源于两国在冷战时期与中国对抗。对华之忧促使两国在 1971 年签署了一项条约。这为印俄的重大防务关系推波助澜，即使在冷战结束、两国对华关系发生变化后，这种关系仍在延续。

如今，印度依然认为，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俄罗斯可以发挥作用。俄罗斯仍然是向印度供应军事装备、备件及某些技术（这些是他国不愿或无法供应的）的主要供应商。出于自身原因，俄罗斯还向南亚的其他印度伙伴（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供应军事装备，这些国家对中国都存在安全戒心。而且，俄罗斯在中国竞标的项目领域成为了备选项，例如，在孟加拉国建立核电站。⁴⁶放眼而视，印度虑及俄罗斯过往的与华争锋和一向的对华戒备，将俄罗斯视为对华制衡战略的一环。⁴⁷

然而，俄罗斯近年来加深了对华伙伴关系，两国在双边、区域、诸边和多边领域屡屡合作。中俄联系日益紧密，让印度的形势变得复杂。回顾往昔，中俄关系密切往往对印度不利。例如，在 1962 年中印战争中，苏联站在盟友中国而非友邦印度一边，拒绝在外交或言语上施援印度，为了讨好中国而拖延对印战斗机供应，还向中国透露有关印度的情报。⁴⁸因此，印度怀疑中俄关系将继续深化密切，尤其是在防务、安全和技术领域。

如今，俄罗斯正在助力强化正与印度对峙的中国军队——普京总统公开强调俄罗斯会协助解放军增强战力，而该部队仍在与印军对峙中。普京也颂扬了中俄关系的诸多优点以及深厚互信，表示不排除结盟的可能性。⁴⁹这或许只是在向美印发射信号，但印度还是会担心，中俄关系如此密切，在中印危机态势下，俄罗斯是否愿意对印供应物资。

正在上演的中印边界危机只会让印俄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愈加凸显。除了双边防务关系，中俄在南亚和全球舞台上的合作似乎也对印度不利——至少会冲击印度的利益。例如，一直有人质疑俄罗斯是否会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印度，还是会直接或间接地站队中国（以及巴基斯坦）。⁵⁰尽管印度姿态友好，但俄罗斯官方也以类似于中国的理由，公开拒绝了印太概念。⁵¹这种脱节在 2021 年 4 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到访德里期间充分彰显，他在访问中还指出，中俄关系“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佳水平”。⁵²此外，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海上演习已经逼近印度，2019 年 11 月联合南非在开普敦附近演习，2020 年 12 月又联合伊朗在印度洋演习。⁵³一些迹象表明，伊朗还邀请巴基斯坦参加后一次演习，这一演变会在印度引发更多担忧。⁵⁴

近年来，印度密切关注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增进往来，具体事项包括自 2016 年以来的年度军事演习、中巴俄就阿富汗问题的讨论（时而单独涉及美国和伊朗），以及拉夫罗夫在印度之行后访巴等外交活动。⁵⁵中俄关系也间接助力了巴基斯坦，例如，解放军在与巴联合军演中，部署了俄罗斯 S-400 系统，这会让巴方熟悉印度也将引进的平台。⁵⁶

印度认为美俄争锋是俄罗斯与中国深化纽带的动力，甚至是主要动力。这刺激美国认识到，自己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国，因而应该寻求与俄罗斯和解。⁵⁷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采取楔子战略来分化中俄，削弱其伙伴关系。然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英国和美国大选中的行动，让美俄缓和态势陷入僵局。⁵⁸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楔子战略不会起效，无论与西方的关系如何发展，中俄关系都会继续深化。⁵⁹

美俄之争接连上演，也让美印关系摩擦不断。印度从俄罗斯采购主要防御平台，特别是 S-400 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直是美国关心的一件大事。这为依照《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制裁印度留下了可能空间，或将阻止美国对印出售或供应某些先进的军事技术。⁶⁰豁免条款可以防备制裁，而且印度相信，即使美国断绝军事技术供应，两国也能找到其他合作途径。但就目前而言，俄罗斯仍是美印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

美印志同道合的伙伴

对美和对俄关系飘忽不定，让印度更倾向于维系多元化的伙伴组合来应对中国挑战。这开启了在南亚与其他大国深化合作之门，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尤其是欧盟个别成员国（如法国）以及前成员国（如英国）。这些伙伴能帮助印度建设实力，为南亚国家提供中国之外的选择，确保南亚形成有利均势，并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一个不被强势中国支配的秩序。

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以及欧盟各有各的动机，渴望更深地涉足南亚事务。其中多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都有权益牵扯。例如，法英在帝国历史长河中，都曾占据南亚领土，关联千丝万缕。日本和欧盟则向南亚提供发展援助。而澳大利亚与南亚一衣带水。

此外，这些国家日渐忧虑中国的所作所为，这增强了它们对泛印太发展的兴趣。它们的中国忧思包括：单边企图改变现状、“一带一路”的后果、技术入侵、经济关系不平等、经济胁迫、政治干涉、虚假情报、无理拘禁，以及缺乏透明度、对等性和对协议、国际法与规范（包括航行自由）的尊重。⁶¹

虽然这些大国都与中国联系密切，特别是经济联系，但它们也希望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全球和南亚盛行。这种更大的利益伴随着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以及对南亚方针的调整。日本首先呼喊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并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向该地区投入数十亿美元。⁶²法德两国已经公布了印太政策方针原则。⁶³英国开展了战略审查，并许诺更深入参与该地区事务。欧盟称中国为“体制竞争对手”，发布了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和印太战略。⁶⁴

这些大中强国正在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例如，日本加深了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支持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并为美国提供发展融资建议。⁶⁵印度和日本正就斯里兰卡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磋商，美国和印度也在尼泊尔开展合作。⁶⁶澳大利亚和印度与日本（澳印日正在讨论供应链弹性计划）、印度尼西亚和法国进行了三边对话。⁶⁷美国和日本也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三边对话（后者正在推进联合基础设施项目）。⁶⁸美、澳、印、日组成了四边机制，议程范围宽泛。⁶⁹美国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往来趋于频繁，包括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已经围绕中国问题启动了对话。⁷⁰欧盟和印度启动了海上安全对话，并举行了一次联合海军演习。一次性合作也频频发生，如美、法、日、英在孟加拉湾联合演习。⁷¹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还在国际机构中合作。⁷²

与中国不同，印度总体上欢迎这些大中强国介入，希望由此产生力量乘数效应。争锋局面也有利于南亚小国。不过，它们也有可能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卷入大国纷争的险境。

潜在冲突领域

纵观历史，各大国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南亚军事对抗。一些情势可能导致大国（尤其是美、中、印）再次对峙或卷入冲突。

其中之一是印巴冲突。中美向印巴提供军事装备（法、俄、英也是如此），已经卷入其中。除此之外，中美通常希望印巴危机不要升级（印巴拥核是原因之一）。不过，如果在中美争锋加剧的背景下，中巴和美印结盟深化，一旦它们认为自己的信誉和伙伴关系受到威胁，中美可能会对形势有不同看法。两国或将不愿劝说或施压地区伙伴（印度或巴基斯坦）缓和局势，或者为其中一方提供外交掩护。

在直接军事介入方面，中国之前一直不愿代表巴基斯坦进行干预，但中国在巴公民和设施越来越多，这一立场会否变化尚未可知（这反而会诱使中国为缓和局势而加大努力，或使印度更趋谨慎）。

另一种情势是中印冲突，甚至是印度对中巴的双线作战。各种突发事件都可能触发战争，但边界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在当前的中印危机中，美国对印提供外交支持、情报以及快速军事供应。美国对印度并无条约承诺。但若中印冲突发生在中美对抗或敌对关系加剧之际，促使美国认为地区平衡和自身信誉受到威胁，它可能会进一步介入。

第三种情势是美国、中国或印度试图阻挠对方进入印度洋——无论是真实还是主观认知。这些状况可能源于航行自由受限，获得基地通行权或限制他国通行，加强军事化，开发海洋资源致使地方选民不满，中国海上自卫队活动，乃至意外或差错。

其他情势包括中国和印度暗中或公开干预，以保护自己在南亚或印度洋某个小国的合意伙伴或派系（或自身红线）。最近，随着阿富汗政府倒台，塔利班掌权，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大国插手干预，打击恐怖袭击或庇护所，保护本国公民设施，或者扶持支持者或代理人。

有些危机可能从南亚之外爆发或蔓延。其中一种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对抗的情势是南海发生的事件，中国势力故意或意外伤害穿越海上天然气区块或在此往来作业的印度船只人员（越南已将相关权利授予印度某国有油气公司）。

另一个可能牵涉多方势力的冲突领域是中美冲突，无论是就台湾问题还是在其他紧急态势下。各大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印度会犹豫是否该直接卷入中美对抗，尽管它的决定会受到届时中印关系状况的影响，而它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台湾地区危机的牵连。如果中美冲突损及印度的公民或利益，印度的盘算也会有变。有的美国战略家认为，即使印度不直接卷入中美突发事件，它也可以采取行动或部署军队，转移或牵制中国的某些资源。

这些情势发生的概率各不相同，各大国更有可能间接干预，而非直接军事介入。应对之道包括言论或外交支持、提供军备或情报，或直接军事介入（无论隐蔽或公开）。大国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取决于危机的性质，也取决于各国是否认为自身信誉遭受威胁，与对手的关系状态以及主客观角力，乃至情势是否影响自己与其他大国争锋。

潜在合作领域

大国对手曾在三方面合作过，未来也有可能重拾合作：处理各自分歧，使其不至于升级；努力缓和区域危机；合作或至少平行应对区域挑战和全球问题。

就第一个合作点而言，过去中印已经通过重重努力化解过分歧。最重要的是，继 1986 至 1987 年的边界对峙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建立起管理（甚至可能解决）边界争端的机制和边界行为规范。其中签署于 1993 至 2013 年的协议建立了军事、官僚和政治层面的边界问题对话平台。这些机制——在印巴关系中几乎全无——一直应用于中印危机处理，此外兼有其他机制，如两国外长间的直接交流。⁷³

这些协议旨在维护边界和平安宁，也为中印关系在其他领域的进展和交流铺平了道路。两国开展了许多对话，包括经济和防务问题、水文数据共享、阿富汗问题和反恐——这些对话不仅是为了寻觅共同点和潜在合作领域，也是为了化解分歧。其他合作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意在构建信任，包括定期双边军事演习和联合培训阿富汗外交官。⁷⁴因此，中印之间并不缺乏协议和机制。而且，在当前的危机中，两国利用这些协议机制，开始摆出抽身姿态，这终将带来边界局势的缓和。⁷⁵

然而，合作面临的挑战是缺乏信任，包括对另一方恪守承诺的信心。近期边界冲突只是放大了信任缺失，而且信任缺失已经蔓延到全局关系当中。一方面，双方正在利用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印度愈发担心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和形成风险隐患，担心中国企业——尤其是与中国政府或执政党关联紧密的企业——入侵印度某些敏感的经济领域，也担心中国影响印度的途径，因而制定了层层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将限制或审查中国在经济、技术、电信、民间外交和教育领域的活动。

在第二个合作点上，大国关系决定了它们在南亚缓和或解决冲突的行为性质和努力程度。例如，在眼下的中印边界危机中，视中印为合作伙伴的俄罗斯公开表示希望冲突降级。中印关系紧张对俄罗斯而言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印之争让俄罗斯对印度有用。另一方面，中印危机也将俄罗斯置于尴尬境地，可能需要它站队，让它在印度政府和公众眼中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因此，虽然俄罗斯是否发挥了调停作用尚不清楚（印度否认了这一点），但它确实提供了平台——通过主办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俄印中 (RIC)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SCO) 峰会，让中印当局在危机中也能互动。例如，中印外长就在莫斯科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⁷⁶俄罗斯也曾提出调解印巴危机，比如 2019 年 2 月的危机，但遭到印度拒绝。⁷⁷

美国和中国也对地区危机做出了反应——今后这些反应可能受到两国争锋加剧的影响。以印巴紧张局势为例。在冷战期间，中国在 1965 年战争中以巴基斯坦名义实施干预。中国威胁加强军事介入，致使美国发出警告，表示可以代表印度实施干预，以示回应。在 1971 年战争中，中美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支持印度。不过，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在区域寻求稳定并与印度合作，出现了中国单独行动或与美国并行，试图化解印巴紧张局势爆发或行将爆发的情况。这在 1999 年卡吉尔冲突中以及 2008 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可见一斑。⁷⁸

不过，在 2019 年 2 月的上一次印巴危机中，中美争锋现实乃至两国各自与印巴的关系似乎导致了它们缺乏协商。美国甚至认为中国无益于危机缓和（尽管王毅后来声称对缓和局势有一定功劳）。⁷⁹

今后，中美在南亚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恐将取决于中美争锋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中美与印巴的关系，以及中美如何评判自身对印巴的影响力（以及两国发挥这种影响力的意愿）。中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印争锋推动，这让局面趋于复杂。另一方面，美国未能从印巴紧张关系中

获益——事实上，印巴关系常给美国带来麻烦。因此，尽管中美可能广泛寻求该地区的稳定，但它们在印巴紧张关系中的动机和利益并不一定相同。

中美之争也影响到了中印危机。过去，这在 1962 年战争美国对印援助中表现得最为显著。⁸⁰ 近来，在 2017 年的洞朗事件中，美国向印度提供了一些言论支持和幕后援助（据说包括情报共享）。美国也从另一个角度影响了这场危机——印度采购美国军事装备，提高了应对边界中国活动的的能力。例如，P-8I 侦察机让印度更充分地掌握了中国部署。⁸¹ 在 2020 年危机中，美国对印度的支持更加明显。言论支持包括特朗普政府及国会两党交口批判中国。特朗普政府官员与印度相关方定期接触。据报道，美国对印援助还包括快速提供某些设备和情报共享。印度军方也再次大规模部署了危机期间从美国获得的装备。⁸²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也批评了中国“在印度边境的侵略行为”。⁸³

美印关系对中国的危机决策有多大影响——或如何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印度一直担心，美印对华的共同戒备将加深美印关系，激怒中国。⁸⁴ 这确实导致了印度过去在某些行动中不愿与美国合力。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否出现于美印关系深化之后。2013 和 2014 年的边界事件发生在美印关系冷淡之后，而 2017 年危机则爆发于印度对特朗普政府找到立足点之前；事实上，当时中国刚刚从马阿拉歌庄园“习特会”的成功中走出来。

有一个问题关乎于此：中国是否将美国分心或美印关系不繁荣的时期视为边界上的机会窗口。中国自己也有些时候对美国态度飘忽，寻求与邻国和解，或企图在它们和美国之间制造隔阂。例如，随着 2017 年秋季中美之争加剧，中国转而稳定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⁸⁵

在 2020 至 2021 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担忧和对印度的行动之间再次出现关联。在中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场危机会把印度进一步推入美国怀抱，理应化解，没有必要激励美国对华反制联盟；另一种则认为印度已经投入美国怀抱，美印结盟让印度“有恃无恐”，因此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向美印展示实力，让印度归位，并暴露出美国伙伴的弱点。⁸⁶

在美中印三角关系之外，区域内的其他危机情势也会促使中美合作，例如，两国曾在阿富汗合作过，或者至少在某些时候曾朝向同一个方向拉动（包括与巴基斯坦合作），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或者发生恐怖袭击时，两国可能会再度合作。⁸⁷

关于第三个合作点，各大国可以一如既往地就某些区域和全球问题合作，或者至少平行应对。例如，美、中、印与其他大国联手参与海盗打击行动，继续在某些领域的海上安全事务中分享利益。三国都对印度洋地区灾害作出反应，有时是单独行动，有时是协调行动（比如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后）。它们有时还互帮互助，在紧急情况下疏散公民（例如，印度从也门疏散美国公民等）。而且，在《巴黎协定》前夕，它们就在气候变化领域（并行）合作。

中印过去曾在气候变化以外的多边问题上合作，如贸易、网络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它们也探讨了区域问题，比如在俄印中三边会议上讨论阿富汗问题，在上合组织会谈中讨论反恐议题。发展融资也是一大合作领域，印度作为第二大股东入股了中国提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两国还和其他金砖伙伴国共建了新开发银行。

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环境可持续性、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以及推进反恐和不扩散或核安全目标方面也有共同利益。

而挑战在于方法手段的差异，以及这些问题被卷入争锋。发生这种情况时，这些合作领域无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反而演化为另一个争斗场——近期的新冠抗疫正印证了这一点。有时，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助长争锋（例如，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度捕捞导致了海洋资源枯竭，而印太地区的生计仰赖于此）。

建议

在未来几年内，南亚将成为中美和中印争锋加剧（尽管程度各异）的演武场和根源地。大国间的主要分歧在短期内无望解决，各国将继续争锋，捍卫自身利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大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以不加剧武装冲突风险的方式掌控争锋，尤其是避免相对局部性危机无意间以不理想的方式升级。多方因素致使南亚日后更容易遭遇此类危机，包括中印边境日益军事化，中国对印度（以及潜在对不丹）主张扩张边界，中美在其他地区战略竞争激化衍生溢出效应，以及政府、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放大民族主义风潮。

美国要想实现全局目标，防止争锋演变为冲突，同时保护本国与盟国的利益，就应采取以下措施：

帮助印度和伙伴国家遏制并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国

要阻止中国威胁印度及区域其他伙伴国的安全，以下三条路线需要相辅相成，齐抓并进：向中国明确传达威胁或破坏稳定的后果，加强国防实力，增进区域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

从前，中国和印度并不欢迎第三方干预两国分歧，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双边沟通渠道。这种倾向似乎无望改变。鉴于近年来美印关系渐趋密切，中国会认为美国有失公正，而印度则对美国的潜在介入保持警觉，防备后者以地区稳定为由，要求印度对中国让步。不过，中印关系的演变对美国利害攸关且日益重要，尤其是顾及到美国有可能被卷入未来冲突当中。因此，美国应当向中国传达，它对于中国对印强硬逼人的姿态乃至潜在后果充满担忧，不希望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况再度上演。其目标在于围绕美国对威胁现状的行为所持的立场，澄清中国的任何潜在误解或成见。不过，这种信息传递必须对印度透明，并且不能向中国发出错误信号，让其错以为只要中国不冲破特定临界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强势态度。

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美国应该延续近期努力，加强印度的整体国家安全和防御态势。具体手段包括进一步增强印度侦查威慑中国边境军事行动的能力，并通过供应军事装备和情报，提升印度的自卫能力。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印度洋和其他海域，美国应当寻求提高双边互操作性（通过演习、落实防务协议、联络和定期磋商），加强信息共享。美国还可以助力印度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提升其信息、通信和技术系统侦查抵御攻击、不当影响和干扰的能力。非政府力量——企业公司、媒体和民间社会团体——也要充分参与，发现潜在的差距和需求，以增强系统的弹性。

美印还应帮助南亚伙伴国加强国家安全能力，以遏制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潜在的干涉和胁迫。为此，两国应当在单独行动之外携手应对。具体行动包括通过提供设备、训练和最佳实践建议以及信息共享，助力伙伴国建设防御能力。美印还应筹备向伙伴国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取代让中国政府扩大其战略影响力的中国方案——例如，发展援助、投资和出口市场。如果这些伙伴成为目标，美印要通过给予外交支持，并在合宜的情况下提供安全或经济援助来彰显团结。不过，与此同时，美印应当对人对己一套标准，像要求中国一样，自己也不再违背基于规则的秩序。

鼓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美国在出手阻止中国动作引发危险对抗的同时，也应鼓励互谅互让，以和平方式平息化解最有可能诱发此类危机的根源。因此，美国应支持中印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而努力。中印双方要重

新评估和修订 1993 至 2012 年间为管控领土争端而设立的一系列现存协议、机制与议定书。这些协定和机制显然不足以防止近期一连串的边境事件。两国还应恢复尝试，以不致暴力冲突的方式，划定实际控制线。自 2002 年以来，由于中国担心划界会让实际控制线成为合法边界，不利于中国主张，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后来印度有人怀疑，中国表面不愿，实质是想步步蚕食、改变现状。⁸⁸印度之所以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行为规范，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会限制印度升级边界沿线的基础设施和实力——多年来中国正是这样做的，而印度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追赶。⁸⁹此外，现有协议已经涵盖了行为规范。美国应该为这些和平努力提供便利，在必要且合宜的情况下提供技术或其他援助。例如，它可以帮助印度提高监督和核实中国遵守边境协议表现的能力。这将起到稳定效应。

加强危机防备和管理

美国和印度为防范严重危机所做的最大努力可能以败局告终，因此，它们应该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具体包括各自独立以及联手合作采取预防措施。独立防范措施包括：思考中印各种危机情势如何发展，提高侦查应对现状突变的能力，以及审查并酌情更新各项应急方案。双方可能都不愿分享这些敏感事项的细节。尽管如此，美国和印度仍然可以进行有益的讨论，提出具体关切，澄清自身利益和意图，确立危机沟通和潜在协调的机制与程序。两国还可以确定美国将如何提供援助——例如，提供情报和外交援助——不过，这还需顾及到两国不是盟友，也未许下正式安全承诺，而且美国也不想加剧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无论是中印危机或台海危机），美国和印度需要讨论和管理它们对彼此的期望。

这些讨论可以是两国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广泛战略对话的一环或补充，澄清彼此对中国实力和意图的评判，以及迎接挑战的最佳姿态。两国也应探讨分歧。例如，俄罗斯应该被视为解决方案的组成，还是问题的一面？⁹⁰最后，美印政府还应鼓励二轨和一轨半对话，聚集利益相关方和专家人士，共商中国经济前景、中国军事实力、台海危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对地区的安全影响等议题。这不仅能创造对比分析和办法的良机，也能建设起由政府之外的热心关注人士组成的智囊团。

促进区域机构和伙伴关系持续发展

除了深化自己与南亚盟友伙伴或在南亚活动的盟友伙伴的关系外，美国还应鼓励和促进盟友伙伴相互合作——即使美国并不直接参与。例如，它可以支持澳大利亚-印度网络安全磋商，或支持印度与日本合作发展区域基础设施。美国还应鼓励印度与美国盟友进行双边（如与韩国）和三边（如澳大利亚-印度-法国）防务安全合作，尽管是以协调的方式进行。四边机制堪称制衡中国、促进美国其他涉印区域构想的最重大新举措。该机制仍在演变当中，潜力巨大，包括在海上安全领域（对防范区域冲突至关重要）以及在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潜力。四边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但不能过度官僚化，也不能建立又一个妨碍其灵活弹性的国际组织。这可以通过不同级别定期会谈、军事演习日程表、工作组以及各国联络人来实现。四边机制已经在纵向（层级）和横向（议题领域）扩展，但短期内暂不适合扩充成员。相反，四方可以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它们有能力有意愿解决的特定问题而寻机合作。例如，四方可与韩国就供应链弹性合作，与法国在海上安全方面合作，与英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合作。

探索与中国的合作空间

美国和印度对中国行为予以广泛关注，并不排除与其探讨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合作，尤其是重大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全球金融稳定和核不扩散）以及一些区域挑战（如阿富汗和缅甸的稳定）。不过，对进展的期待应该保持现实。正如新冠疫情中的局面一样，传统上的成熟合作领域（如全球卫生安全）也可能变成争锋地。气候变化也难幸免，它与技术竞争乃至对供应链脆弱性和依赖性的忧虑交织杂糅，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它们也是一个关注

点。阿富汗问题也是一个变量，随着与美印争锋加剧，中国的盘算可能有变，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阻碍或损害美国或印度在阿富汗的利益。此外，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不应沦为全盘接受或忽视恶性行为，或单方面放弃自己或伙伴的利益。尽管这在眼下是诱人的选择，但只会招致今后接连而来的不稳定。

升级美国对南亚事务的管理协调水平

大国争锋南亚的势头日盛，这要求美国有效地组织起来，管控和塑造该地区的发展。虽然眼下无需急切地全面重组政府部局或作战司令部，但美国应当建立新机制，促进主要参与者之间更紧密地合作协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印太协调员一职，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进一步建立非正式或正式机制也将有所助益，包括各部局和司令部与当地对应机关部局加大交流频次。拜登政府还应鼓励外交官跨越这些组织的间隙，从而培养建设更庞大的印太专家库。回溯往昔，由于南亚与近东事务局存在联系，在次大陆任职的美国外交官往往在这两个亚洲次区域内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但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做出了改变，加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办公室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官员，越来越多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官员转为在印度或南亚小国履职。这一趋势应该得到鼓励。

最后，美国的政策、商业和学术界应当投入力量，加深了解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经济与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在该区域的利益和意图。具体办法包括：为研究该地区和国家提供公私资金支持，面向该地区的专家和学生提供更多访问研修和交换机会（反之亦然），将这些国家纳入更多的高校海外留学项目，以及增加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前往该地区并与当地高层官员和同行合作的机会。

结语

七十年前，美国、中国和印度在二战中站在同一阵线，特别是在中缅印战区联手抗敌。如今，南亚地区的形势已然大变，中美和中印之争恐将加剧。这些争锋终将影响到南亚和印度洋以外的地区，撼动印太区域的稳定和安全以及全球力量均衡。有鉴于此，虽然美国的争锋主战场仍在东亚和西太平洋，但南亚也值得拜登政府予以关注重视。而且，就像在那些关联地区一样，美国涉足南亚也需要与盟友伙伴合作，与对手竞争，才能保卫自身利益，努力应对冲突风险，情况允许时还要探索与中国的合作。

作者简介

Tanvi Madan 是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兼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Madan 的作品探讨了印度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及其外交政策，尤为关注印度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她兼任 *Asia Policy* (《亚洲政策》) 编委会成员，*War on the Rocks* 特约编辑，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未来委员会委员。此前，Madan 曾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担任哈灵顿博士研究员和助教。她还曾在布鲁金斯担任研究分析员，并在印度的信息技术行业工作。

Madan 著有 *Fateful Triangle: How China Shaped U.S.-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命运三角：冷战期间中国如何塑造美印关系》) 一书。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多元化战略的专著，也在准备下一册围绕美中印三角关系的著作。除了在新德里斯里拉姆夫人学院 (Lady Shri Ram College) 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外，她还拥有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尾注

1. 历史学家 Robert J. McMahon 将他关于超级大国争锋和南亚地区的著作命名为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外围冷战: 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关于美中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卷入阿富汗事务的事件, 请参阅 Steve Coll 著作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幽灵之战: 从苏联入侵至 2001 年 9 月 10 日的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秘史》) (纽约: 企鹅出版社, 2004 年)。
2. 中印动态相关详情, 请参阅 Kanti Bajpai、Selina Ho 和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编著的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a-India Relations* (《劳特利奇中印关系手册》) (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20 年) 内相关章节。近期争锋与合作演变态势的详情, 请参阅 Tanvi Madan, “Managing China: Competitive Engagement, With Indian Characteristics” (《管理中国: 具有印度特色的竞争接触》), *Global China* (全球中国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 2020 年 2 月, <http://brookings.edu/research/managing-china-competitive-engagement-with-indian-characteristics>。
3. Gardiner Harris 和 Edward Wong,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in a High-Altitude Desert, Push Comes to Shove” (《最后关头中印在高海拔荒漠中何处相遇》), 《纽约时报》, 2013 年 5 月 2 日, <http://nyti.ms/2TZsmNc>; Jason Burke 和 Tania Branigan, “India-China Border Standoff Highlights Tensions Before Xi Visit” (《习近平到访前中印边界对峙局势紧张》), 《卫报》, 2014 年 9 月 16 日, <http://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16/india-china-border-standoff-xi-visit>; Annie Gowen 和 Simon Denyer, “China and India Are Dangerously Close to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Himalayas” (《中印喜马拉雅险现军事冲突》),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8 月 17 日, <http://wapo.st/351127F>; 以及 Alyssa Ayres,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What to Know” (《中印边界争端: 事态一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18 日, <http://on.cfr.org/3oWzb0x>。
4. Tanvi Madan, “A Border Clash Shows How China Is Losing India” (《边界冲突中中国正在失去印度》), 《外交》, 2020 年 6 月 22 日, <http://fam.ag/3q2fk0j>。
5. ANI, “Three Firing Incidents Between India-China in Last 20 Days in Eastern Ladakh” (《过去 20 天中印在拉达克东部发生三起交火事件》), 《印度时报》, 2020 年 9 月 16 日,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articleshow/78144831.cms>。
6. Ananth Krishnan, “For Minor Tactical Gains on the Ground, China Has Strategically Lost India, Says Former Indian Ambassador to China” (《印度前驻华大使: 中国取得微小战术成果, 却在战略上失去了印度》), *Hindu*, 2020 年 6 月 21 日, <http://bit.ly/35zJyzE>; 以及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overeignty Obsession” (《中国的主权痴迷》), 《外交》, 2020 年 6 月 26 日, <http://fam.ag/36HguW3>。
7. Vijay Gokhale, “EU-India Synergies” (《印欧协同效应》), *Berlin Pulse 2020/21* (《柏林脉动 2020/2021》) (柏林: Körber-Stiftung, 2020 年), 52-53, http://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the-berlin-pulse/pdf/2020/The-Berlin-Pulse_2020-21.pdf。
8. “Spokesperson Zhao Lijia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 2020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11_665403/t1789509.shtml。
9. 中国在中印战争前的盘算, 请参阅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旷日持久的竞赛: 二十世纪的中印争锋》)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以及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筑牢边境线, 守护国家安全: 中国领土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Rahul Bedi, “Why China Is So Upset About India’s Predominantly Tibetan Special Frontier Force” (《以藏人为主的印度特种边境部队为何让中国如此不安》), *Wire*, 2020 年 9 月 10 日, <http://thewire.in/security/india-china-tibetan-special-frontier-force>。
11. 印度报业托拉斯, “U.S. Diplomat on Religious Freedom Meets Dalai Lama at Dharamshala” (《美国宗教自由外交官在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 新德里电视台, 2019 年 10 月 29 日, <http://ndtv.com/india-news/sam-brownback-us-diplomat-on-religious-freedom-meets-dalai-lama-at-dharamshala-himachal-pradesh-2123833>; 以及 Ken Juster, (@USAmbIndia), Twitter 文章, 2019 年 11 月 8 日, <http://twitter.com/USAmbIndia/status/1192818698563866624?s=20>。
12. 印度报业托拉斯, “Next Dalai Lama Must Be Chosen Within China; India Should Not Intervene: Chinese Authorities” (《中国当局: 下任达赖喇嘛必须在中国境内选出; 印度不该干预》), 《经济时报》, 2019 年 7 月 14 日,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next-dalai-lama-must-be-chosen-within-china-india-should-not-intervene-chinese-authorities/articleshow/70215668.cms>。

13. Altaf Hussain, “Row Over China Kashmir Visa Move” (《中国克什米尔签证举动引争议》), *BBC News*, 2009年10月1日, <http://bbc.in/2K7IYkc>。

14. Indrani Bagchi, “India Declines to Affirm ‘One China’ Policy” (《印度拒绝肯定“一个中国”政策》), 《印度时报》, 2010年12月7日,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declines-to-affirm-One-China-policy/articleshow/7114778.cms>。

15. Nilanthi Samaranyake, Satu Limaye 和 Joel Wuthnow, “Water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the Brahmaputra River Basin: China, India, and Bangladesh” (《雅鲁藏布江流域水资源之争: 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 亚洲新闻台, 2016年5月, http://cna.org/cna_files/pdf/CNA-Brahmaputra-Study-2016.pdf; 以及 Navin Singh Khadka, “China and India Water ‘Dispute’ After Border Stand-off” (《边界对峙后中印发生水“争端”》), *BBC News*, 2017年9月18日, <http://bbc.com/news/world-asia-41303082>。

16. Brahma Chellaney, *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 (《水资源: 亚洲的新战场》) (华盛顿: 乔治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以及 Nilanjan Ghosh, “Busting Myths on the Brahmaputra” (《打破雅鲁藏布江迷思》), 《今日邮报》, 2020年1月4日, <http://orfonline.org/research/busting-myths-on-the-brahmaputra-59844>。

17.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进出口数据库), 印度商务部,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18. Amit Shah, “By Saying No to RCEP, PM Narendra Modi Has Kept India First” (《对 RCEP 说不, 莫迪总理把印度放在第一位》), 《经济时报》, 2019年11月13日,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view-by-saying-no-to-rcep-pm-modi-has-kept-india-first/articleshow/72028437.cms>。

19. Andrew Small, *The China-Pakistan Axis: Asia’s New Geopolitics* (《中巴轴心: 亚洲的新地缘政治》) (伦敦: Hurst & Company 出版社, 2015年); 以及 Andrew Small, *Returning to the Shadows: China, Pakistan, and the Fate of CPEC* (《回归阴影: 中国、巴基斯坦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命运》),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2020年9月, <http://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df/Small%20-%20China%20Pakistan%20CPEC%20-%2023%20September.pdf>。

20. “China Denounces FATF Members for Pursuing Political Agenda Against Pakistan” (《中国谴责 FATF 成员针对巴基斯坦的政治议程》), 《论坛快报》, 2019年10月29日, <http://tribune.com.pk/story/2089153/3-china-denounces-fatf-members-pursuing-political-agenda-pakistan>。

21. Maria Abi-Habib, “Will India Side With the West Against China? A Test Is at Hand” (《印度会站队西方对抗中国吗? 试炼近在眼前》), 《纽约时报》, 2020年6月19日, <http://nyti.ms/3o1DXIH>。

22. Tanvi Madan, “What India Thinks About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But Doesn’t Explicitly Say)” (《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但未明确表态)》), *Order From Chaos* (博客), 2016年3月14日, <http://brook.gs/39hD9eG>。

23. “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R/BRI Forum” (《官方发言人回应有关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询问》), 印度政府外交部, 2017年5月13日, <http://bit.ly/2UAl0Qw>。

24. Arvind Gupta, “Chinese ADIZ in East China Sea: Posers for India” (《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印度的棘手难题》), 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2013年12月2日, http://idsa.in/idsacomments/ChineseADIZinEastChinaSeaPosersforIndia_agupta_021213; 以及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to Resist Curbs on Navigation & Flight in South China Sea” (《印度将抵制南海航行飞行限制》), 《经济时报》, 2018年7月12日,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india-to-resist-curbs-on-navigation-flight-in-south-china-sea/articleshow/48930379.cms>。

25. 2018年2月16日, 外交大臣 Vijay Gokhale 在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请参阅“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emand for Grants (2018-19), Twenty-First Report” (《外交部拨款需求(2018-2019)第二十一份报告》), 对外事务委员会(2017-18), 第十六届人民院(新德里: 人民院秘书处, 2018年3月), 65, http://164.100.47.193/lsscommittee/External%20Affairs/16_External_Affairs_21.pdf。

26. 2019年12月3日, 印度海军参谋长 Karambir Singh 在海军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http://youtu.be/aoHkOqnnj4M>。

27.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ets the Press” (《王毅外长答记者问》), 中国外交部, 2018年3月9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540928.shtml; 以及 “Wang Yi: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Undermines Peac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East Asia” (《王毅: 美“印太战略”损害东亚和平与发展前景》), 中国外交部, 2020年10月13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824140.shtml。

28. Yun Sun,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India”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评估》), *War on the Rocks*, 2020年3月25日, <http://warontherocks.com/2020/03/chinas-strategic-assessment-of-india>。

29. “Press Statement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Following the 3rd India-US 2+2 Ministerial Meeting” (《印美第三次“2+2”部长级会议后, 外交部长发表新闻声明》), 印度外交部, 2020年10月27日,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144/Press_Statement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Following_the_3rd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meeting。

30. 纳伦德拉·莫迪, “Keynote Address by the Indian Prime Minister” (《印度总理主题演讲》), 演讲, 香格里拉对话会, 2018年6月1日, 新加坡,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以及习近平,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for New Progress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上海, 2014年5月21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31. “India-U.S.-EU Combine Halt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UN” (《美印欧盟联合在联合国叫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Wire*, 2018年12月12日, <http://bit.ly/3kUCSRf>。
32. Vijay Gokhale, “India’s Response to COVID-19 Will Define Its Future Global Role” (《印度抗疫表现将决定其未来全球角色》), *StratNews Global*, 2020年3月25日, <http://stratnewsglobal.com/india/indias-response-to-covid-19-will-define-its-future-global-role/>; Shyam Saran, “Beijing’s Response to COVID Underlines That the World Needs More Democracy, Not Less” (《中国抗疫举动印证, 世界民主非有余而多不足》), 《印度快报》, 2020年4月20日,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china-coronavirus-cases-deaths-covid-19-pandemic-who-shyam-saran-6369938>; 以及总理办公室, “PM’s Address at the Virtual Global Investor Roundtable” (《总理在虚拟全球投资者圆桌会议上的讲话》), 印度政府, 2020年11月5日, http://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address-at-the-virtual-global-investor-roundtable。
33. Geeta Mohan, “Perception Vs. Reality: Covid-19 Relief Supplies From China Are Purchases Not Aid” (《感知与现实: 中国抗疫救援物资是购买而非援助》), 《今日印度》, 2021年5月5日, <http://indiatoday.in/coronavirus-outbreak/story/11-covid-supplies-from-china-commercial-procurements-not-aid-1799207-2021-05-05>。
34. Josh Rogin, “Inside the First Ever U.S.-Japan-India Trilateral Meeting” (《在首次美日印三方会议上》), 《外交政策》, 2011年12月23日,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2/23/inside-the-first-ever-u-s-japan-india-trilateral-meeting> (2015年由事务级晋升为部级, 2018年晋升为领袖级); Tanvi Madan,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Quad,’ in Charts” (《图表解读关于“四边机制”你要知道什么》), 2020年10月5日, *Order From Chaos* (博客), <http://brook.gs/3jzZB52>; 以及“U.S., Japan, India and Philippines Challenge Beijing With Naval Dril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日印菲南海军演, 挑战中国》), 路透社, 2019年5月9日, <http://reut.rs/2WxIO7b>。
35. Shivshankar Menon, *Choices Inside the Making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抉择: 印度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幕》) (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2016年), 34-59; “Explained: FATF, Pakistan and the ‘Grey List’” (《解读: FATF、巴基斯坦与“灰名单”》), *Wire*, 2020年10月24日, <http://thewire.in/south-asia/fatf-pakistan-grey-list/>; “Masood Azhar Designated a Global Terrorist” (《马苏德·阿查尔被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 《今日商业》, 2019年5月1日, <http://businesstoday.in/current/world/masood-azhar-designated-a-global-terrorist-how-india-brought-china-to-its-knees/story/342404.html>; 以及 Sidhant Sibal, “U.S. Among 5 Countries to Block Pakistan’s Move Listing Indians as Terrorists at UN” (《美国等五国阻止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将印度人列为恐怖分子》), *DNA India*, 2020年9月3日, <http://dnaindia.com/world/report-us-among-5-countries-to-block-pakistan-s-move-listing-indians-as-terrorists-at-un-2840860>。
36. “Pakistan Bans Three Extremist Outfits, on Orders From China” (《巴基斯坦受中国之命禁止三股极端主义势力》), 《论坛快报》, 2013年10月23日, <http://tribune.com.pk/story/621400/pakistan-bans-three-extremist-outfits-on-orders-from-china/>; 以及 Zahid Gishkori, “Pakistan Mounts Secret Raids in Hunt for Chinese Militants” (《巴基斯坦秘密突袭搜捕中国武装分子》), *News* (巴基斯坦), 2018年4月3日, <http://thenews.com.pk/print/299777-pakistan-mounts-secret-raids-in-hunt-for-chinese-militants>。
37. Daniel S. Markey 和 James West, “Behind China’s Gambit in Pakistan”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博弈背后》),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2016年5月12日, <http://cfir.org/expert-brief/behind-chinas-gambit-pakistan/>; 以及美国国务院, “A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Alice Wells o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与爱丽丝·韦尔斯大使就中巴经济走廊对话》), 威尔逊中心, 2019年11月21日, <http://2017-2021.state.gov/a-conversation-with-ambassador-alice-wells-on-the-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index.html>。
38. Nilanthi Samaranyake, “China’s Engagement With Smaller South Asian Countries” (《中国与南亚小国的往来》), 美国和平研究所, 2019年4月10日, <http://usip.org/publications/2019/04/chinas-engagement-smaller-south-asian-countries>。
39. 雷克斯·蒂勒森 (Rex Tillers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定义下个世纪我国与印度的关系》),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讲话, 2017年10月18日, <http://bit.ly/346W1IX>。
40. 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与孟加拉国 (2019年4月28日, <http://bit.ly/2EqfV8J>)、马尔代夫 (2019年2月20日, <http://bit.ly/3lh4cKq>)、尼泊尔 (2018年12月18日, <http://bit.ly/3aTMc4e>) 和斯里兰卡 (2019年5月16日, <http://bit.ly/3htaxAc>) 外长会晤的简报; 以及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与孟加拉国 (2020年6月29日, <http://bit.ly/3j4TsNm>)、马尔代夫 (2020年7月6日, <http://bit.ly/32iDkkR>)、尼泊尔 (2020年6月24日, <http://bit.ly/32kkObH>) 和斯里兰卡 (2020年6月29日, <http://bit.ly/3gjtFPW>) 外长通话的简报。
41. “The Maldives and U.S. Sign Defense Agreement” (《马尔代夫与美国签署防卫协议》), 美国国防部, 2020年9月11日, <http://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344512/the-maldives-and-us-sign-defense-agreement>; 以及 “Readou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Dr. Mark T. Esper’s Phone Call With Prime Minister Sheikh Hasina”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与谢赫·哈西娜总理的通话简报》), 美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 2020年9月11日, <http://bd.usembassy.gov/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dr-mark-t-espers-phone-call-with-prime-minister-sheikh-hasina>。
42. “Secretary Pompeo Travels to Sri Lanka to Advance Indo-Pacific Ties” (《国务卿蓬佩奥赴斯里兰卡推进印太关系》), 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2020年10月27日, <http://lk.usembassy.gov/secretary-pompeo-travels-to-sri-lanka-to-advance-indo-pacific-ties/>; “Secretary Pompeo Travels to Maldives to Announce New U.S. Presence in Key Indo-Pacific Nation” (《国务卿蓬佩奥赴马尔代夫, 宣布美国在印太关键国家的新力量》), 美国驻马尔代夫使团, 2020年10月28日, <http://mv.usmission.gov/secretary-pompeo-travels-to-maldives-to-announce-new-u-s-presence-in-key-indo-pacific-nation-fact-sheet>;

以及“Deputy Secretary Biegun’s Visit to Bangladesh”（《副国务卿比根访问孟加拉国》），美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2020年10月16日，<http://bd.usembassy.gov/deputy-secretary-bieguns-visit-to-bangladesh>。

43. Abhijnan Rej, “India Welcomes U.S.-Maldives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a Sign of Times”（《时代征兆：印度欢迎美马防务合作协议》），《外交学者》，2020年9月15日，<http://thediplomat.com/2020/09/india-welcomes-us-maldives-defense-cooperation-agreement-in-a-sign-of-times>；以及 Meera Srinivasan, “Maldives to Receive Japanese Grant to Strengthen Coast Guard”（《马尔代夫将接受日本援助加强海岸警卫队》），*Hindu*，2020年11月22日，<http://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maldives-to-receive-japanese-grant-to-strengthen-coastguard/article33155784.ece>。关于印度对美国在尼泊尔势力的历史态度，请参阅 Tanvi Madan, *Fateful Triangle: How China Shaped U.S.-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命运三角：冷战期间中国如何塑造美印关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20年），105-106。

44. Long Xingchun, “New Delhi Will Not Sacrifice Principles for Indo-Pacific Strategy”（《印度不会为印太战略牺牲原则》），《环球时报》，2018年7月8日，<http://globaltimes.cn/content/1109912.shtml>；Qian Feng, “Hegemonic Nature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Exposed”（《美国印太战略的霸权本质暴露》），《环球时报》，2020年6月17日，<http://globaltimes.cn/content/1191972.shtml>；Sun,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India”（《中国对印度的战略评估》）；Yun Sun,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the Ladakh Clash”（《中国对拉达克冲突的战略评估》），2020年6月19日，*War on the Rocks*，<http://warontherocks.com/2020/06/chinas-strategic-assessment-of-the-ladakh-clash>；以及 Antara Ghosal Singh, “The Standoff and China’s India Policy Dilemma”（《对峙与中国对印政策困境》），*Hindu*，2020年7月15日，<http://thehindu.com/opinion/lead/the-stand-off-and-chinas-india-policy-dilemma/article32083539.ece>。

45. 公开版本，请参阅“India Should Not Be Instigated by U.S. or Media Hyping”（《印度不该被美国或媒体煽动》），《环球时报》，2020年6月5日，<http://globaltimes.cn/content/1190685.shtml>；另参阅“Spokesperson of Chinese Embassy in India Counselor Ji Rong Refutes the China-Related False Remarks From U.S. Senior Official at the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um”（《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嵇蓉参赞批驳美国高官在印美战略伙伴论坛上的涉华错误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使馆，2020年9月3日，http://in.china-embassy.org/eng/embassy_news/t1811933.htm。

46. “Chinese Companies Lobby for Contract to Build Bangladesh’s Second Nuclear Plant”（《中国公司游说争取孟加拉国第二座核电站建设合同》），*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9日，<http://rfa.org/english/news/china/bangladesh-nuclear-05092019173654.html>。

47. Tanvi Madan, “Between a Cold War Ally and an Indo-Pacific Partner: India’s U.S.-Russia Balancing Act”（《在冷战盟友与印太伙伴之间：印度的美俄平衡法》），*War on the Rocks*，2018年10月16日，<http://warontherocks.com/2018/10/between-a-cold-war-ally-and-an-indo-pacific-partner-indias-u-s-russia-balancing-act>。

48. Madan, *Fateful Triangle*（《命运三角》），143-144。

49. “Meeting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会议》），克里姆林宫，2020年10月22日，<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261>。

50.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Growing Russia-India-China Tensions: Splits in the RIC Strategic Triangle?”（《俄印中紧张局势加剧：RIC战略三角分裂？》），《外交学者》，2020年3月18日，<http://thediplomat.com/2020/03/growing-russia-india-china-tensions-splits-in-the-ric-strategic-triangle>。

51. “Transl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Speech in Plenary Session of 5th Eastern Economic Forum”（《总理在第五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译稿》），印度外交部，2019年9月5日，<http://mea.gov.in/outgoing-visit-detail.htm?31798/Translation+of+Prime+Ministers+speech+in+Plenary+Session+of+5th+Eastern+Economic+Forum+September+05+2019>；以及 Dinakar Peri, “Indo-Pacific a Divisive Concept: Sergey Lavrov”（《谢尔盖·拉夫罗夫：印太是一个分裂概念》），*Hindu*，2020年1月15日，<http://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o-pacific-a-divisive-concept-sergey-lavrov/article30572634.ece>。

52.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Statement and Answers to Media Questions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Following Talks With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Subrahmanyam Jaishankar”（《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声明并回答媒体提问》），2021年4月6日，http://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5966。

53. Ben Westcott 和 Hamdi Alkshali, “China, Russia and Iran Hold Joint Naval Drills in Gulf of Oman”（《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CNN，2019年12月27日，<http://cnn.it/39fSlZN>；以及 Abhijit Singh, “Russia’s Engagement in the Indian Ocean: A View From New Delhi”（《俄罗斯涉水印度洋：印度视角》），瓦尔代辩论俱乐部，2019年12月16日，<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s-engagement-in-the-indian-ocean-a-view-fro>。

54. “Iran Invites Pakistan to Join ‘Maritime Security Belt’ Wargame in Indian Ocean”（《伊朗邀请巴基斯坦加入印度洋“海上安全地带”军演》），*迈赫尔通讯社*，2019年12月10日，<http://en.mehrnews.com/news/153238/Iran-invites-Pakistan-to-join-Maritime-Security-Belt-wargame>。

55. “Joint Statement by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on Afghanistan Affairs of Russia, China, Iran and Pakistan”（《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声明》），俄罗斯外交部，2020年5月18日，http://mid.ru/en/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safety/regprla/-/asset_publisher/YCXLfJnKuD1W/content/id/4130492；Kathy Gannon, “U.S. Meets China, Russia and Pakistan to Talk Afghan Peace”（《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会谈商讨阿富汗和平问题》），美联社，2019年10月26日，<http://apnews.com/article/d1544080da0a4444b29e2c191730ae68>；以及 Kathy

- Gannon, “Russia to Boost Ties With Pakistan, Supply Military Gear” (《俄罗斯将加强与巴基斯坦关系, 提供军备》), 美联社, 2021年4月7日, <http://apnews.com/article/afghanistan-pakistan-islamabad-moscow-russia-a5ad1a5285898394cb05bb87e964c26c>.
56. Yusuf T. Unjhawala, “Russia Getting Close to China On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at a Time. India Must Worry” (《俄罗斯在联合军演中走近中国, 印度必须警惕》), *Print*, 2020年1月3日, <http://theprint.in/opinion/russia-getting-close-to-china-one-joint-military-exercise-at-a-time-india-must-worry/343995>.
57. Vijay Gokhale, “China-Russia Ties as a Major Determinant” (《中俄关系是主要决定因素》), *Hindu*, 2020年8月20日, <http://thehindu.com/opinion/lead/china-russia-ties-as-a-major-determinant/article32397585.ece>; 请参阅苏杰生在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大会上的评论(担任外务大臣和外交部长期间), “The World in a Moment: Looking Back, Looking Ahead, Looking Hard” (《世界瞬间: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努力寻找》), 瑞辛纳对话, 2019年1月9日, <http://youtu.be/FH2el8qEM4A>.
58. James Dobbins, Howard J. Shatz 和 Ali Wyne, *Russia Is a Rogue, Not a Peer; China Is a Peer, Not a Rogue: Different Challenges, Different Responses* (《俄罗斯是流氓, 不是对手; 中国是对手, 不是流氓: 挑战不同, 应对不同》)(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 兰德公司, 2019年), http://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300/PE310/RAND_PE310.pdf; 以及 Kathrin Hille, “U.S. Urged to Exploit Cracks in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美国敦促利用中俄关系裂痕》), 《金融时报》, 2020年7月27日, <http://on.ft.com/33iZi8K>.
59.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China: Axis of Revisionists?” (《俄罗斯和中国: 修正主义轴心?》), 布鲁金斯学会, 2020年2月, <http://brook.gs/3nRttLQ>; 以及 Alexander Gabuev 和 Temur Umarov, “Will the Pandemic Increase Russia’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疫情是否会加重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 2020年7月8日, <http://carnegie.ru/2020/07/08/will-pandemic-increase-russia-s-economic-dependence-on-china-pub-81893>.
60. Ashley J. Tellis, “How Can U.S.-India Relations Survive the S-400 Deal?” (《美印关系如何安度 S-400 协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8年8月29日,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8/29/how-can-u.s.-india-relations-survive-s-400-deal-pub-77131>.
61. 有关澳大利亚对中国看法的演变, 请参阅 John Garnaut, “Australia’s China Reset” (《澳大利亚重置中国观》), *Monthly*, 2018年8月, <http://bit.ly/3cGfDaS>; 有关欧洲对华看法, 请参阅 Julianne Smith 和 Torrey Taussig, “The Old World and the Middle Kingdom” (《旧世界和中央王国》), 《外交》卷 98 第 5 册(2019年9月/10月), 112 - 124; Andrew Small, “Why Europe Is Getting Tough on China, and What It Means for Washington” (《欧洲为何对中国愈发强硬, 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外交》, 2019年4月3日, <http://fam.ag/30gB6lK>; 以及 Philippe Le Corre 和 Erik Brattberg, “How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hattered Europe’s Illusions of China” (《新冠疫情如何打破欧洲对中国的幻想》),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20年7月9日,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7/09/how-coronavirus-pandemic-shattered-europe-s-illusions-of-china-pub-82265>.
62. Tobias Harris, “‘Quality Infrastructure’: Japan’s Robust Challeng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高质量基础设施”: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强劲挑战》), *War on the Rocks*, 2019年4月9日, <http://bit.ly/345WYBw>.
63. Garima Mohan, “Germany Gets on Board With the Indo-Pacific” (《德国加入印太阵营》), *9 Dash Line*, 2020年9月11日, <http://9dashline.com/article/germany-gets-on-board-the-indo-pacific>; 以及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 Priority for France” (《印太地区: 法国的重中之重》), 法国欧洲事务与外交部, 2019年8月, <http://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asia-and-oceania/the-indo-pacific-region-a-priority-for-france>.
64.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 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 英国内阁办公室, 2021年3月16日, <http://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以及 “Joint Communication: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联合通讯: 连接欧亚——欧盟战略的基石》),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2018年9月19日, <http://eesc.europa.eu/en/our-work/opinions-information-reports/opinions/connecting-europe-and-asia-building-blocks-eu-strategy>.
65. Kiyoshi Takenaka 和 Ju-min Park, “Japan, Australia Reach Security Pact Amid Fears Over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南海争议阴云中达成安全公约》), 路透社, 2020年11月17日, <http://reut.rs/3nqTWQa>; 以及 Emese Schwarcz, “An Unexpected Ally: Japan’s EU Partnership” (《意外盟友: 日本的欧盟伙伴关系》), 《日本时报》, 2019年11月4日, <http://japantimes.co.jp/opinion/2019/11/04/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unexpected-ally-japans-eu-partnership>.
66. 印度报业托拉斯, “Sri Lanka Signs Port Deal With India, Japan” (《斯里兰卡与印度日本签署港口协议》), 《经济时报》, 2019年5月28日,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sri-lanka-signs-port-deal-with-india-japan/articleshow/69547981.cms>.
67. 印度新闻信息局, “Australia-India-Japan Economic Ministers’ Joint Statement on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澳印日经济部长关于供应链弹性的联合声明》), 印度工商部, 2020年9月1日, <http://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50387>.
68.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 With Australia and Japan to Expand Reliable and Secure Digital Connectivity in Palau” (《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合作, 扩展帕劳可靠安全的数字连接》), 美国国务院, 2020年10月29日, <http://2017-2021.state.gov/the-united-states-partners-with-australia-and-japan-to-expand-reliable-and-secure-digital-connectivity-in-palau/index.html>.

69. Madan,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Quad,’ in Charts” (《图表解读关于“四边机制”你要知道什么》)。
70. 白宫,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Emily Horne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Call With Counterparts From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就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法德英有关人员通话发表的声明》), 2021年3月16日, <http://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6/statement-by-nsc-spokesperson-emily-horne-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call-with-counterparts-from-france-germany-and-the-united-kingdom>; 以及 Sarah Anne Aarup, “U.S. and EU Resuscitate ‘Dialogue on China’” (《美国欧盟复苏“中国事务对话”》), *Politico*, 2021年3月24日, <http://politico.eu/article/us-and-eu-resuscitate-dialogue-on-china>。
71. Caitlin Doornbos, “U.S., Japan and Australia Train With French Aircraft Carrier in Bay of Bengal” (《美日澳在孟加拉湾与法国航母联合训练》), 《星条旗报》, 2019年5月16日, <http://stripes.com/news/pacific/us-japan-and-australia-train-with-french-aircraft-carrier-in-bay-of-bengal-1.581208>。
72. Katrina Manson, “U.S.-Backed Candidate Nominated to Lead UN Body After Anti-China Campaign” (《美国支持的候选人继反华运动后获联合国机构领导职位提名》), 《金融时报》, 2020年3月5日, <http://ft.com/content/71364d76-5d8c-11ea-b0ab-339c2307bcd4>; 以及 Kirsty Needham, “Australia Welcomes Growing Support for COVID-19 Inquiry at WHO Meeting” (《澳大利亚欢迎世卫组织会议加大对新冠肺炎调查的支持力度》), 路透社, 2020年5月18日, <http://reut.rs/2WDTkMG>。
73. 协议原文: 1993年, <http://bit.ly/2X7s754>; 1996年, <http://bit.ly/3etcOtw>; 2005年, <http://bit.ly/2TQrLho>; 2012年, <http://bit.ly/3emcY5l>; 以及 2013年, <http://bit.ly/2XJHiAO>。
74. 印度新闻信息局, “Opening Ceremony Joint Exercise Hand-in-Hand-2019” (《“手拉手-2019”联合演习开幕式》), 印度国防部, 2019年12月8日, <http://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595466>; “India, China Begin Joint Training for Afghan Diplomats” (《印度、中国启动联合训练阿富汗外交官》), 《印度斯坦时报》, 2019年11月12日, <http://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ndia-china-begin-joint-training-for-afghan-diplomats/story-MKowPPLQ0MuYts9Cd4clyM.html>; 以及 “ONGC Signs MoU With CNPC”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与中石油签署谅解备忘录》),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2012年6月26日, <http://ongcindia.com/wps/wcm/connect/en/media/press-release/ongc-signs-mou-with-cnpc>。
75. Sanjeev Miglani, “India, China Agree to Pull Back Troops From Disputed Himalayan Lake” (《印度、中国同意从有争议的喜马拉雅湖撤军》), 路透社, 2021年2月11日, <http://reut.rs/375DIX8>。
76. Rezaul H. Laskar, “India, China Reach 5-Point Consensus on Easing Border Tensions at Jaishankar-Wang Meet” (《印中外长会议就缓解边界紧张达成五点共识》), 《印度斯坦时报》, 2020年9月11日, <http://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reached-5-point-consensus-on-border-row-claims-china-after-jaishankar-wang-meet/story-XklKVJf1CLZAclwB3loh4H.html>。
77. “Russia Offers to Help Media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俄罗斯提出帮助调解印巴关系》), 路透社, 2019年2月28日, <http://reut.rs/2NAQ4v7>。
78. P.R. Chari 等, *Four Crises and a Peace Process: American 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四个危机与和平进程: 美国涉足南亚》) (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2007年), 118-148; 以及 Yun Sun 和 Hannah Haegeland, “China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South Asia” (《中国与南亚危机管理》), 摘自 *Investigating Crises: South Asia’s Lessons, Evolving Dynamics, and Trajectories* (《危机调查: 南亚的教训、演化动力与轨迹》), Sameer P. Lalwani 和 Hannah Haegeland 编著 (华盛顿: 史汀生中心, 2018年), 165-185。
79. “China’s Opposition to Mentioning of Terrorism Held Back UNSC Statement on Pulwama for 1 Week” (《中国反对提及恐怖主义使安理会关于普尔瓦马问题的声明推迟一周》), 《经济时报》, 2019年2月22日,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chinas-opposition-to-mentioning-of-terrorism-held-back-uns-sc-statement-on-pulwama-for-1-week/articleshow/68112837.cms>; 以及 “Wang Yi’s Year-End Interview With CGTN” (《王毅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年终专访》), 中国国际电视台, 2019年12月23日, <http://news.cgtn.com/news/2019-12-23/Wang-Yi-China-s-2019-diplomacy-resolutely-forward-despite-hardship-MF3JsHphQY/index.html>。
80. Madan, *Fateful Triangle* (《命运三角》), 143-185。
81. “Came to Know of Navy’s P-8I Aircraft’s Capabilities During Doklam Episode: CDS General Bipin Rawat,” (《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将军: 在洞朗事件中了解海军 P-8I 飞机实力》), 《印度时报》, 2020年2月17日,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ame-to-know-of-navys-p-8i-aircrafts-capabilities-during-doklam-episode-cds-general-bipin-rawat/articleshow/74178644.cms>。
82. “Engel Statement on Chinese Aggression Along India China Border” (《恩格尔关于中国侵犯中印边界的声明》), 众议院外事委员会, 2020年6月1日,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2020/6/engel-statement-on-chinese-aggression-along-india-china-border>; C. Raja Mohan, “Indian Resistance to China’s Expansionism Would Be a Definitive Moment in Asia’s Geopolitical Evolution” (《印度抵制中国扩张主义将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演变的决定性时刻》), 《印度快报》, 2020年6月30日,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galwan-encounter-india-china-border-dispute-russia-us-india-foreign-relations-c-rajamohan-6482305>; “American Kit, Indian Muscle,” (《美国装备, 印度肌肉》), 《今日印度》, 2020年7月3日, <http://indiatoday.in/india-today-insight/story/american-kit-indian-muscle-1696418-2020-07-03>; 以及 Dinakar Peri, “Navy Inducts Two Sea Guardian Drones on Lease From U.S.” (《海军引进两架美国海上守护者无人机》), *Hindu*, 2020年11月25日, <http://thehindu.com/news/national/navy-inducts-two-sea-guardian-drones-on-lease-from-us/article33178519.ece>。

83.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新闻秘书珍·莎琪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举行新闻发布会》), 白宫, 2021年3月12日, <http://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03/12/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march-12-2021>。
84. 请参阅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M.K. Narayanan), “Remaining Non-Aligned Is Good Advice” (《保持不结盟是好建议》), *Hindu*, 2020年6月16日, <http://thehindu.com/opinion/lead/remaining-non-aligned-is-good-advice/article31836296.ece>, 等。
85. 印度报业托拉斯,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 Visit India in December, Say Officials” (《官方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2月访印》), *Hindu*, 2017年10月29日, <http://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ese-foreign-minister-wang-yi-to-visit-india-in-december-say-officials/article19944271.ece>; 以及 “Momentum for Improving Japan-China Relations” (《日中关系改善势头》), 《日本时报》, 2017年11月14日, <http://japantimes.co.jp/opinion/2017/11/14/editorials/momentum-improving-japan-china-relations>。
86. Sun,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the Ladakh Clash” (《中国对拉达克冲突的战略评估》); 以及 Antara Ghosal Singh, “The Standoff and China’s India Policy Dilemma” (《对峙与中国对印政策困境》), *Hindu*, 2020年7月15日, <http://thehindu.com/opinion/lead/the-stand-off-and-chinas-india-policy-dilemma/article32083539.ece>。
87. Andrew Small,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Looking 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在美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眺望西方: 中国和中亚”听证会上的证言》),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2015年3月18日, http://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mall%20Testimony_3.18.15.pdf。
88. Menon, *Choices* (《抉择》), 22 - 24。
89. Ananth Krishnan, “It Took China Just Three Weeks Since PM Modi’s Visit to Snub His Efforts to Clarify the LAC. The Neighbours Now Face Yet Another Stalemate in Resolving the Boundary Issue,” (《莫迪总理访中刚过三周, 澄清实控线的努力在中国遇冷, 邻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中再陷僵局》), 《今日印度》, 2015年6月11日, <http://indiatoday.in/magazine/the-big-story/story/20150622-china-india-lac-modi-visit-xi-jinping-border-dispute-819865-2015-06-11>; 以及 Manoj Joshi, “The Wuhan Summit and the India - China Border Dispute” (《武汉峰会和印中边界争端》),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2018年6月26日, <http://orfonline.org/research/41880-the-wuhan-summit-and-the-india-china-border-dispute>。
90. 美印也应考虑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例如, 在贸易、价值观或巴基斯坦问题上——会如何影响防务安全合作。例如, 国会对印度民主状况的担忧, 是否会影响到拜登政府免除制裁印度向俄罗斯购买 S-400 系统的行为; 或印度对美巴过去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感到不快, 是否会使其对深化某些领域的安全合作保持沉默, 或美印在数字贸易和政策上的分歧, 是否会限制两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